

十二
二九
週運動
紀念特刊

佳木斯各界紀念「一二九」籌委會

目 錄

一、民族危機萬分嚴重時期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

八一宣言

二、一二·九運動前夜平津文化界與青年學生的呼籲

1、華北文化勞動者協會爲時局告國人書

2、平津十校學生自治會爲抗日救國爭自由改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書

3、北平學生反對「防共自治」要求民主自由通電

三、一二·九運動的經過與評價

1、一二九運動三週年紀念（陳伯達）

2、一二九的回憶（楊君辰）

3、朔風吹蕩中的吶喊（李凌）

4、上海文化界響應一二九運動宣言

5、上海十四法團通電

6、馬相伯致復旦學生會書

7、大眾生活一卷六期的星期評論

四、一二·九運動前後中國兩條路線鬭爭的大事紀要

1、國民黨賣國獨裁紀要

2、共產黨及人民抗日民主的主張與行動紀要

五、一二·九運動十一週年紀念口號

中國共產黨八一宣言

（「爲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的節錄）

近年來，我國家我民族，處在千鈞一髮的生死關頭，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抗日救國已成爲每個同胞的神聖天職……

因此，當今我亡國滅種大禍迫在眉睫之時，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一再向全體同胞呼籲，無論各黨派間在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間有任何意見上和利益上的差異；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現在有何敵對行動，大家都應當有「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眞誠覺悟，首先大家都應當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爲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特再一次鄭重宣言：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蘇區行動，只要任何部隊實行抗日戰，不管過去和現在它們與紅軍之間有任何舊仇宿怨，不管它們與紅軍之間在對內問題上有任何分歧，紅軍不僅立刻對之停止敵對行爲，而且願意與之親密攜手，共同救國。

此外，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現在更進一步的懇切號召：

一切不願當亡國奴的同胞們！

一切有愛國天良的軍官和士兵弟兄們！

一切願意參加抗日救國神聖事業的黨派和團體的同志們！

國民黨和藍衣社中一切有民族意識的熱血青年們！

一切關心祖國的僑胞們！

中國境內一切被壓迫民族（蒙、回、韓、藏、苗、彝、黎、番等）的兄弟們！

大家起來！衝破日寇國賊的萬重壓迫，勇敢地與蘇維埃政府和東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組織全中國的國防政府；與紅軍及東北人民革命軍及各種反日義勇軍一塊組織全中國統一的抗日聯軍。

國防政府的重要責任在於抗日救國，其行政方針應包括下列各點：

- 一，抗日救國收復失地；
- 二，救災治水安定民生；
- 三，沒收日帝國主義在華一切財產，充作抗日戰費；
- 四，沒收漢奸賣國賊財產、糧食、土地交給貧苦同胞和抗日戰士享用；
- 五，廢除苛捐雜稅，整理財政金融，發展工農商業；
- 六，加薪加餉，改良工農學軍各界生活；
- 七，實行民主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
- 八，實行免費教育，安置失業青年；
- 九，實行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保護僑胞在國內外生命財產居住和營業的自由。
- 十，聯合一切反帝國主義的民衆（日本國內勞苦民衆高麗台灣等民族）作友軍，聯合一切同情中國

民族解放運動的民族國家，對一切對中國民衆反日解放戰爭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國家建立友

誼關係。

抗日聯軍應該由一切願意抗日的部隊合組而成，在國協政府領導之下組成統一的抗日聯軍總司令部，這種總司令部或由各軍抗日長官及士兵選出代表組成，或由各方代表及全體人民公意而定，紅軍絕對首先加入聯軍，盡抗日救國天職。

爲的使國防政府真能担當起國防責任，爲的使抗日聯軍真能負起抗日重責，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號召全體同胞有錢的出錢，有槍的出槍，有糧的出糧，有力的出力，有專門技能的供獻專門技能，以便我全體同胞總動員，並用一切新舊式武器武裝起千百萬民衆來，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堅決相信；如果我們四萬萬同胞有統一的國防作領導，有統一的抗日聯軍作先鋒，有千百萬武裝民衆作後備，有無數萬東方的和世界的無產階級和民衆作聲援，一定能戰勝內受人民反抗，外受列強敵視的日本帝國主義！

同胞們起來！

爲祖國生存而戰！

爲民族生存而戰！

爲國家獨立而戰！

爲領土完整而戰！

爲人權自由而戰！

大中華民族抗日救國大團結萬歲！

中國蘇維埃政府

(見「九一八以來國內政治形勢的演變」)

中國共產黨中央

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

華北文化勞動者協會爲時局告國人書

爲今之計，非抵抗無以保衛華北，非抵抗無以收復失地，非抵抗無以救亡圖存，是宜警兄弟鬩牆之戒，立即停止內戰，動員全國武裝力量對敵宣傳！動員全國民衆，武裝全國民衆，實行革命的民族戰爭！

爲發揮民族自衛力量計，宜立即開放政權，解除黨禁，實現民衆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絕對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廢止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使民衆獲得真正爭取民族解放之機會。對外更宜聯合一切被壓迫民族及以及平等待我之民族，以博取國際上公道的援助。（同上）

平津十校學生自治會為抗日救國

爭自由致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書

我中華人民之受困於專制政府者久矣。民國以還，國體改制，以民為主，吾民莫不三呼萬歲，以為自是可得解放。乃以政客縱橫，軍閥混戰，帝國主義者復從中挑撥，鼎革十餘年，歲無寧日，人民所受之痛苦依然。

國民政府以國民革命相號召，遂於民國十五年提師北伐，南北既定，乃與吾民約法曰：

「人民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人民因犯罪嫌疑被捕拘禁者，其執行逮捕或拘禁之機關，應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審判機關審問，本人或他人，並得依法請求於二十四小時內提審。」
 二十年六月一日公佈約法第二章第八條）人民除現役軍人外，非依法律不受軍事裁判。（第九條）
 人民有結社集會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第十五條）」

吾民於廣告政府政權奠定之餘，相顧自幸，以為數千年專制之局，可告實際結束。國民政府與民衆同休戚，必能履行約法，使吾民享受民主政治下人民所應有之最高權利。

詎料大局既安，政府諸公，竟自食其言，而所謂約法者，乃不啻一紙空言。奠都以來，青年之遭殺戮者，報紙記載至三十萬人之多，而失踪監禁者更不可勝計，殺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復加以毒刑，地獄現形，人間何世？九一八事變，三日失地萬里，吾民豈不知尸責者誰，特以外患當

前，不願與政府岐趨。然則政府利用此種心理，藉口劃一國策，熬煎逼迫，無所不至。昔可以『赤化』爲口實，今後可以『妨礙邦交』爲罪名，而吾民則舉動均有犯罪之機會矣。殺身之禍，人人不敢必免，吾民何辜，而至於斯！北京大學學生組織帝國主義研究會，清華大學學生組織現代座談會，此乃約法所許之權利，而政府則解散之，逮捕之。著作乃人民之自由，而北平一隅，民國二十三年焚燬書籍竟達千餘種以上。馮友蘭博士係國內知名學者，乃因『誤會』而羈縲絏，杜重遠先生係愛國志士，竟以『妨礙邦交』而受刑事審判。此外刊物之被禁，作家之被逮，更不可勝計。焚書坑儒之現象，不圖復見於今日之中國，此誠吾民所百思莫解者矣。

茲者中國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即行開幕，敝會等聯名具呈籲請政府共尊重約法精神，開放言論集會結社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學生。誠以國勢如斯，凡屬國民，分應共肩責任，奮起救存，桎梏一日早法，吾民即能早盡一分責任也。掏誠奉聞，諸希察察。

私立北平匯文中學，私立北平貝滿女子中學，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學，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校，國立清華大學，國立北平師範大學，私立北平燕京大學，河北省立法商學院，私立天津中西女子中學，私立天津匯文中學學生自治會同啓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平津十校學生自治會爲抗日救國爭自由宣言，全民月刊，一，二期合刊，參考當時大公報）

北平學生反對「防共自治」要求

民主自由通電

國民政府，行政院，軍事委員會鈞鑒；全國各報館，各通訊社，各雜誌社，各機關，各法團，各學校，各學生團體，及全國民衆公鑒！

頻歲民族多難，矢地喪權，已至無可讓步之地。近則北方各省復有組織特殊政治機構之醞釀，自叛逆殷汝耕倡亂冀東，漢奸益形活躍，背景所在，盡人而知。顧其範圍，尤豈止此一華北之經濟利益，乃至於領土主權，轉瞬將非我有，強敵已入腹心，偷息決不可得。自治不幸實現，則在「防共自治」名義之下，敵騎可以恣意衝撞，即我民族覆亡之時。數年來之教訓，「以夷制夷」既不可行，而「苟求偏安」又豈事實所許可？此時之勢，抵抗爲唯一出路，若猶高唱「協調，忍耐」，豈將俟破亡而後爲最後關頭乎？

吾民誓死反對斷送領土及主權之自治行動以及任何之變相獨立陰謀，以其純爲暴敵所一手造成者也。凡有倡言自治之人均爲漢奸，民族之蝨賊，人々皆得而誅之。應請政府立即下令討伐首倡叛亂之殷汝耕，收回冀東，以保持領土及行政之完整。雖然，今日之華北，敵方伸手攫取，而我政府果有何對策，地方當局具何決心，吾民殊不能了然。推而廣之，我對敵之外交政策究作何決定，吾民亦無從知之，國家之外交手段，自然不能任意公開，願外交大計則未聞有不可告人者也。政府誠以民族存

亡爲重者，應計公開外交政策，更應與吾民以集會結社言論之自由，俾真正之民意得伸而作爲抗敵政府之後盾也。

今日而欲求生路，唯有動員全國抵抗之一途，不戰固不得倖生，即一切局部抵禦亦無裨於大局。吾民要求政府立即領導全國民眾以四萬萬人之力量發展民族鬪爭；一方實行與一切被壓迫民族，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敵國內以同情心對我之人民密切聯合；並取消一切對敵債款，沒收敵在我境內之一切財產，及漢奸之遺產；以充實抵抗力量。民族解放之途徑，舍此莫由。由十一月十九日五全代會蔣介石先生對外關係演詞中謂：『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不輕言犧牲。』吾民茲以今日之情形爲問：和平豈尙有望？最後關頭尙未到？若尙固執『安內攘外』『生聚教訓』之見，誠恐內部既不得安，外患又與日俱甚，將見國亡之後，遭受敵人之『教訓』，資敵人以『生聚』也。阿比西尼亞以褊小之國而能動員民衆抵抗意大利之侵略，使其強敵不得暢所欲爲；『九一八』之變，我以不抵抗而喪失東北四省之地，抵抗與不抵抗之懸殊如此。『一二八』之後，我以局部作戰，雖賴民衆之擁護而造片段光榮，然卒有停戰協定。長城各口之戰，亦以局部抵禦而留塘沽協定之差，則又不動員全國之結果也。長城淞滬諸戰役，敵以傾國之師挾械精餉足之利來犯，而猶在滬三易主帥，在長城迭受刺擊者，則以吾民衆之紛々起立，無論在物質上在精神上均予我軍以援助也。向使當時即能動員全國，又焉至於有今日之形勢哉！是知我之力固足以抵抗也，今而急起事尙可爲，若再因循，後將無及矣！

設今日而猶存『偏安』之倖心，以華北乃至沿海之地事敵，抹財貨退處隅陬，以爲假我數年，屯聚

訓練，然後有爲，是何異於癡人夢想！敵蠶食以進，數年之後，隅陬之地亦將不免於亡，則豈具「國則必亡，我獨後亡」之決心乎？設今日而猶行「伴戰」之手段，驅地方軍隊作戰，而中樞斬一彈而不給，且與敵交飲香檳，則局部雖堅固支撐亦無能爲力，終復產生停戰協定，而亡國隨之矣。故吾民深不願思及二者而惟冀政府出以動員全國抵抗也。

吾民置身危城，日受熬煎，顧瞻前途，已不能再事容忍，願對政府作如左之請求，希國人共起督促之！

一、誓死反對「防共自治」請政府卽下令討伐叛逆殷汝耕！

二、請政府宣佈對敵外交政策！

三、請政府動員全國對敵抵抗！

四、請政府切實解放人民言論，結社，集會之自由！

私立北平燕京大學學生自治會，國立清華大學學生自治會，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各班代表聯合會，國立東北大學級長會，國立北平大學法商學院三院學生自治會，國立交通大學北平鐵道管理學院學生自治會，國立北洋工學院學生自治會，私立朝陽學院學生自治會，私立華北學院學生自治會，河北省立法商學院學生自治會，河北省立工學院學生自治會，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學學生自治會，私立北平今是中學學生自治會，私立北平藝文中學學生自治會，私立北平崇實中學學生自治會同啓二十四年十二月六日

（載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出版大眾生活第一卷第六期）

一二九運動三週年紀念

陳伯達

一九三五年五月廿九日，日本在華北的駐屯軍司令梅津，經過其參謀長酒井向我國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表委員長何應欽氏提出了一個最後通牒，強迫中央軍、東北軍及國民黨各部從河北撤退，並強迫河北省政府從天津移至保定。緊接此事件而發生的，日寇又在上海製造了所謂「新生」事件，圖謀把華北所實現的，實現到上海方面來。

發生上述這些事件的時候，是將近九一八事變四周年的時候。這些事件給全國同胞以極慘痛的印象，給全國同胞在精神上以一個極沉重的打擊。全國同胞從這些事件中感到比九一八更大的恥辱，感到亡國滅種的慘禍更迫到頭上。當權政黨內大部分愛國分子對於親日分子的政策開始了不滿的騷動了；平日許多沉默寡言似乎不關心世事的人，在這時候，也發出激越的聲音了；當五卅運動和北伐的時代，有些人物完全採取消極的態度，可是到這次所謂「何梅協定」的華北事件後，已被迫得起來慷慨陳詞了。

「國亡無日」的極端危懼與請求民族生路的極端迫切——這就是當時全國民情的特徵，而處在國防前綫的華北同胞，尤為表現得特別苦楚，特別心焦。全國是在醞釀大事變的來臨，而華北將成爲這事不變的焦點——這已成爲當時人民共同的感覺。

當時梅津因爲「何梅協定」的功勞，升任回國去了，代替梅津職務的是日寇新派來的多田駿。這

個狼子野心的號稱『中國通』的日寇將領，上任不久，便發表了一本所謂『日本對華的基本觀念』的小冊子，公開道出吞滅中國的計劃，並把國民黨和共產黨攻擊得盡致，表現日寇消滅國共兩黨的決心。這本小冊子發表後不久，即有漢奸醜類在十月二十二日發動所謂『香河事件』，當時日寇特務機關的人物如喜多如土肥原，奔走中國南北，極爲忙碌，而土肥原更用全力在平津之間策劃一切。『香河事件』發生不久，隨即於十一月二十五日發生天津漢奸醜類『請願自治』的暴動，同日殷汝耕並在冀東公開揭起『防共自治』的叛亂。這時候，日軍陸續開到榆關有一萬多人，日寇並派出隊伍在豐台天津車站扣留車輛。華北偽『自治運動』有如風聲鶴唳，震動每個中國人的魂魄。而反對偽『自治運動』和保土討逆的電報和宣言，從全國各角落送達出來，這種全民族的義憤，遂即爆發而爲一二九運動，而這運動恰是開創了我民族自我覺醒的偉大新紀元。

在全中國的歷史上，不，簡直是在全世界的歷史上，還沒有發現過像『一二九』這樣令人感泣的悲壯的運動。大家試想想吧：自從塘沽協定以後，這兩年的時間，全中國是被極沉悶，極悲哀，極陰鬱的空氣所籠罩着，親日派相率『彈冠相慶』，全中國充滿着民族的恐怖，『抗日』字句成爲禁語，愛國的行爲被親日派指爲『滔天大罪』，志士仁人一落到親日派的手裡便會無情地身首異處，這是何等景象？大家又試想想吧：日寇一張文書，竟迫得當時我國十數萬軍隊匆匆南撤，日寇一聲恫嚇，竟迫得當時翼察一些平日對於抗日立有功勳而且尚擁有十數萬武裝部隊的『趙趙武夫』，因日寇間諜和親日派的鼓惑，陷於張皇失措，準備承認偽『自治』，這又是何等景象？然而人數不過數千而又赤手空拳的北平青年學生，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這一天，竟然在敵人槍口直接威脅下的危城中，走到

來了，青年們高舉了抗日的旗幟，呼號保衛我們的華北，在嚴寒的天氣之下，和大刀搏鬥，和水龍搏鬥，和寒風搏鬥；他們忘記了個人的生，也忘記了個人的死，他們只有向前。只有戰鬥，沒有退却，街上他們百折不回，他們的赤血凝結成了紅冰。試想想吧：這是何等大無畏的犧牲精神？這是何等大仁大勇？中華民族的偉大人格，天地間的浩然正氣，被一二九這數千年青的民族英雄體現出來了。因為被禁止的關係，第二天北平的報紙對這消息都留下了空白，然而北平的市民在一九二那天是已親眼看過了青年們的血戰了，同時這數千青年男女民族英雄的『空谷足音』，却是不能被禁止的，馬上傳達到了全國，馬上傳達到了全世界。無量數的中國人得到了這個消息的時候，都興奮的繼之以感泣。他們的所奮繼之以感泣，是因為：民族危亡到了這樣的地步，竟迫得這些青年們不能不自動地起來，爲人所以與不敢爲，在國防前綫一拚自己的血肉之軀；他們的所以興奮繼之以感泣，是因為，這些青年們在日本強盜的直接面前，竟然喊出了全中國同胞數年以來被抑止在心坎上而不得公開喊出的聲音：『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喊出了全國人心數年來關於挽救國難的熱情願望：『停止一切內戰，一致對外！』大家都感覺到：中華民族的靈魂復活了！塘沽協定在全國所造成的民族恐怖的空氣，是被這一二九的民族英雄所沖開了。日寇漢奸偽造的『華北自治運動』的醜態不堪的空氣，是被這一二九運動所澄清了。

十二月十六日，北京學生再度舉行了轟烈的示威運動。一二九後，北京大、中、小各校門口均增加探警，並派大刀隊把守，然而畢竟沒有力量可以阻止學生們的冲到街面上來。西直門，西便門雖然被關閉了，然而清華，燕京各校的學生終於擠開了城門。大隊擁進了城內，和城內的學生們匯合起來。學生們在天橋匯集已將近三萬，還有數萬市民跟着參加。一個學生對於當時情形這樣簡單地描寫

過：「在天橋聚齊之後，整隊到達前門，當然市民大會，喊聲震天，除了人類表現要在死裡求生的時候，是不會有這樣熱烈的。激昂慷慨的情緒和嚴肅齊整的陣容，爲歷史上民衆運動所僅見」（見「大衆生活」第七期）學生們當時發出以下的告市民書：

『同胞們！華北是中華民國的華北，是中國民衆的華北，是我們自己的華北，在這生死關頭，我們應該堅決地起來反對這種分割中國領土的「防共運動」，「自治運動」，誓死爭取救國運動的絕對自由。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這是凡有血氣之倫的聲音，這是全中國人民的聲音。因爲華北是我們的華北，這數萬青年，當天自朝至暮，在街頭上持着殘酷的戰鬥，流着血，洋溢着熱淚，滴水粒米不入口。「冀察政委會」本是要在當天成立的，可是群衆的威力居然迫得它要宣告延期成立了。

一二·六大示威，更給了全國巨大的震動。這一天的示威更給了一個動力，進一步地把全國各通埠大邑的青年學生呼喚到街上來。響應這一二·九運動到街上來的，首先是杭州（十一日），廣州（十二日），接着的是南京，天津，南寧（十八日），上海，武漢，長沙（二十日），保定（二十二日），開封，安慶，徐州（二十三日），……各地一時並發生晉京請願的極悲壯苦難的行動。……一切青年們都在踏一二·九英雄們所開鑿的血路，都在當時寫出自己偉大的血淚篇幅。南京中央大學一個學生在到街上後的第二天這樣寫道：

「我們的隊伍，是工作了一夜，沒有睡眠的隊伍；是從三點到夜間十點沒有吃一點東西的隊伍；然而我們既不疲勞，也不飢餓，群衆的感情控制了每一個人，使畏怯的變爲勇猛，使衰弱的變

成強健，熱血流着每一個人的身體……

我們從「死」復活過來，我們從兩年的沉寂裡重甦了自己的青年精神，我們死去了兩年，現在是復活了。

全國的青年都復活過來罷，讓五四的靈魂從我們身上再現，讓北平同學的血培養起中國大眾抗敵的戰爭來！（「大眾生活」一卷八期）

固然一二九運動並不是五四的靈魂之簡單的再現，但這位青年的大體上却是把整個一二九運動的歷史輪廓描了出來。

二 一二九運動的特徵

多年來全國各地學生們的組織本來是極脆弱的。在一二九運動中，由北平到全國各地，學生們在事先並沒有很大的組織準備，事先動員的工作也很有限制。各地悲壯的遊行，時常都是由一些學校的學生先去到街上，他們走到任何一條街，那裡如有學校，只要經過他們的呼喚，或經過他們代表的接洽，那學校的學生就會不管任何阻力，不約而同的，從課堂上一擁而出，和街上遊行的隊伍匯流起來。這樣，過來一街復一街，就不斷地把請願示威的隊伍充實和擴大起來。學生們並不是盲目地如一些人所說的「被人拉着鼻子走」。可是說當時學生們沒有一個不知道情形的險惡，沒有一個不會不感到一到街上便是身首不保的。一經別人呼喚，學生們便會成群結隊到街上，赴湯蹈火，視死如歸，這絕不是任何造作所可成功的，也不是任何人所可利用的，這是偉大的民族覺醒的「一觸即發」，這是表現了中華民族的危險已迫得任何中國人都已有「死裡求生」的必要。某種歷史運動一到成熟的時機，

便可以『一觸即發』，沛然若決江河，是沒有能够抵抗它的；據我們看來，像『一二九』運動，在歷史上，就是這樣歷史運動一個最出色的標本。青年學生們的人格，是真摯而純潔的，是獨立而大無畏，這種人格就是反映了中華民族的人格；污蟻青年學生們的人格的，就不啻是污蟻中華民族的人格，而不僅是折損一二九運動的真價。

運動的自覺性與自發性的極端複雜的交叉，並且自發性最迅速地馬上轉化爲和表現爲自覺性——這是一二九運動所最明顯表現出來的特徵之一（雖則一切歷史運動中，並不只是一二九運動表現了這特徵）。

一二九運動的方式首先是出請願開端的，而且，大體上看來，整個運動在每個時機都含有請願的性質。然而這運動並不限於請願。學生們一到街上來，同時就很明顯的帶着示威的性質，並且，如北平一二一六的示威，本來就是以『示威』的方式來公開號召的。學生們向日本帝國主義示威，向汗奸親日派示威，向那對日寇低頭的當事者示威。學生們在他們面前顯示民族覺醒的力量。不但如此，一二九運動在許多的地方簡直是用『巷戰』的方式來進行的——如我們上面所敘述到的，特別是北平學生們一二九和一二一六的行動。一位目擊一二九當日『巷戰』的情形，會這樣寫道：

『……一大隊遊行的群眾，打着旗子從北南來，走在霞公府東口和二條胡同西口當中的王府井大街上和大隊警察衝突起來。幾個警察拿着一條水龍帶，帶的那一頭插在街旁的自來水管上，這一頭警察拿着在街心對準北來的群眾掃射。水龍帶上下左右的擺動，青年群眾高呼『打呀！』『打呀！』『打日本賊的走狗呀！』憤怒的吼聲像暴雨裡的雷電，像大颶風中的海嘯。警察們人數

很多，拿着帶有明晃晃刺刀的槍往前攻擊這些赤手空拳的群眾，他們也高呼「打呀！」「打呀！」隨着水龍掃射的地方去和群眾搏鬥。那些群眾真英勇，冒狂水，冒槍陣和警察沖鋒。他們的臉都氣青了，心裡好像蘊藏着火藥庫，火藥爆發了，他們要消滅當前的一切。這時手和手的搏鬥，「槍托」和肉體的沖撞，白旗子和警察白沿帽的翻滾，警察和群眾的追奔，兩方對抗的騷亂，遠近民衆的奮慨，女子尖銳的呼聲，男人雄壯的叫喊或怒罵，和水龍帶在地下拖拉着的聲音交織着，大路上立刻成了恐怖世界。漸漸的群眾有些被警察捉住了，捺在馬路西邊力吉洋行毆打，幾個警察用腳踢，用「槍托」打，那些青年們也就盡力和警察抗拒着。有一個青年被許多警察在那裡聚毆，他的自行車橫躺在地上，圍巾和帽子都被扯掉，還在那裡光着腦瓜抵抗！」（『大眾生活』第七期）

事實上，在二一六，比一二九是更表現了大規模的，可歌可泣的慘烈巷戰行動。許多年青的學生，平日並未參加過任何革命戰鬥，也沒有經過任何事先的演習，然而，在遊行中當時都學會了如何在街上作戰（雖然是徒手的作戰），都會運用了「巷戰」中「化整爲零」和「化零爲整」的戰法，正是中國革命多年來創造出來的帶有自己民族特性的革命戰法。遇到了強大的襲擊或阻礙，他們的隊伍或被沖散了，或自動地分散，可是他們，馬上在另一條街上集合起來。在這樣極堅苦而又極靈活

的戰鬥中，他們的隊伍不但沒有減弱，並且還集合得和鍛鍊得更加壯大。

一二九運動中的青年學生們是經過「巷戰」的方式去進行自己的隊伍，去進行政治上的請願和示威的。請願，示威和巷戰之同時錯綜的結合——這是一二九運動所表現的第二個特徵，這種特徵也正

是從民族極端苦難和民族覺醒特別堅強的情形中產生出來的。

一二九運動是在反對民族不共戴天之仇——日本帝國主義口號下進行的。這樣，運動的仇恨是集中在日寇身上；這樣，運動在對內的態度上，時常是極盡其『委曲求全』甚至極其『卑躬屈節』，在對內方面，他們會時常忍受過一切的凌辱，真正地『犯而不校』。上海的學生們甚至在市府門前跪過一夜。群眾這樣的『委曲求全』和『卑躬屈節』的風格，在過去歷史上一般偉大的革命戰鬥史上是很少——或甚至沒有——看見過的。然而這絕不是一二九運動的污點，相反地，這恰是表現了一二九運動的偉大，表現了一二九運動中青年們的偉大人格。爲什麼說這是他們的偉大人格！因爲他們是爲民族而知大義，識大體，他們和道誰是敵人和誰是朋友。爲什麼說這是運動的偉大，因爲這是表現了運動的目標真正不亂，而且對於目標是堅持得極其頑固。一二九運動採取了一切的方法去求感動一切的同胞，要求大家一致團結起來。『精誠所至，金石爲開』。——這是中國人歷史上極贊美的德性，一二九運動感動人之所以會那樣寬濶和那樣深刻，不但是由於他們那樣的視死如歸，而且也正是由於他們對內的『委曲求全』。

一方面是『視死如歸』，另一方面卻又時常忍受一切委屈，這是一二九運動所表現的第三個特徵。雖則運動也會犯過個別——甚至是很重大的錯誤（這些錯誤在下面我們就要道及）然而這個特徵究竟在基本上是存在的，並且還必要特別把它指出來。

中國青年學生的偉大愛國運動，一二九運動並不是第一次，然而運動的持久性，一二九運動却是第一次。青年學生們在極極艱苦和流血的環境中，再接再厲起來。學生們的組織及其先鋒份子不斷的

遭受親日派的襲擊和暗算，遭受各種破壞份子和分裂份子的摧殘，可是學生們却能堅持自己的組織，即使遭到破壞，還能把組織再建起來，繼續自己的工作。正是因此，所以青年們終始能够把運動推動進。在這運動的持續中，如天津五二八的大示威，如日軍在華北大演習後橫穿北平城時學生們的抗議，如日軍大演習後學生們動員下鄉慰問受災同胞，如在兩廣事變及陝變發生時，關於『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和反對陝變所採用的手段的運動，如對於援助綏遠抗戰運動，如蘆溝橋事變後援助抗戰和呼籲全面抗戰的運動；；在這數年間一切重大的時機中，青年們都繼續寫出自己可泣可歌的篇幅。這裡應當指出：特別可紀念而又時常被一些人忽視了的，是天津五二八的大示威。當時日寇新增兵華北，企圖不戰而迫使二十九軍離開平津退到直南方面，企圖不戰一舉而佔有保定以北的領土，當這寇餒大盛，平津震動的時候，在日寇大本營的天津，青年們公開張起了『反對日本增兵華北』的旗幟走到街上。示威的發動，本來只預計到幾千人，然而一經隊伍的呼喚，竟集合到一萬多人，而參加的不僅是學生，且有成批的工人。這是極悲壯的民族怒吼，這悲壯的民族怒吼更壯大了全民族的膽量，而且動搖了平津當局的态度。宋哲元氏對這次運動，比起一二九當日表現了很大的不同：他公開發表了拒絕日寇要求的談話，說學生運動沒有越軌，不便取締。天津當局在五二八當日的態度也是放任的。這不僅是由於華北民族危機的更深入，同時實是由於當日示威在政治上號召以及對於全國軍政當局和二十九軍的態度之極端正確。天津示威的結果，再度地推動各地學生走到了街上，又把救國運動推進了一步。

運動的持久性——這是一二九運動中所表現出來的第四個特徵，而這個特徵正是反映了中國民族

解放鬪爭的持久性。

中國民族是善於耐苦的民族。吃苦耐勞——這是中國民族固有的德性，近代中國無產者及其黨人會高度地發揮了這種鬪鬥的德性，而一二九的英雄們也正很高度地把這種鬪鬥的德性發揮出來。如上面所敘述的一二九運動的一切血和淚，以及其表現的一切歷史特徵，都是和青年們的吃苦耐勞與忍飢耐寒的行動不可分開的。不僅貧苦的青年們，而且平日過着很舒適生活的青年，在運動中都同樣地和一般羣衆極度地吃苦耐勞。甚至可以說，沒有這種高度的吃苦耐勞，簡直沒有方法可以把運動推動一步。平津學生的下鄉宣傳，上海學生的晉京請願，都是艱苦備嘗的，而且這點會引起了許多公開輿論的驚嘆。艱苦備嘗——這不但沒有軟化了青年們的心，而且青年們還時常在鬪鬥中引以自豪。爲什麼要這樣呢？這就是因爲：民族的災難已迫得任何中國人要掃除一切安逸和偷懶，才能鬪鬥，鬪鬥也能持久，而如果没有持久的鬪鬥，民族是無從『起死回生』的，吃苦耐勞——這也是一二九運動所特別表現出來的特徵之一。

三

中國雖有數千年的文明歷史，可是在近代却是文化落後的民族。因此，這個民族在近代每個劃時期的革命鬪鬥中，時常是先經過一些較有文化素養的知識分子或學生來揭開運動的序幕。爲知識分子和學生們所首先發動的五四運動是一九三五一—二七年的大革命序幕，這就是歷史最明顯的證明。這種知識分子和學生們在中國民族事業中之重大作用，恰是需要革命的政黨來加以重視的。一二九運動在新的劃時期的民族鬪鬥中，也正是盡了其偉大的作用。這個運動特別偉大的勞績，是民族大抗戰

的以前引起了民族抗戰的大覺醒，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推動了抗戰，展開了國內民主的風氣，創造了文化界的統一運動和新啓蒙運動，提供了極大量的各種抗日救國人才（政治的，軍事的，文化的）。一二九運動發難地的北平，在這些方面更具有更大的貢獻。凡是在平津國防前綫戰鬥過的青年學生，到全國各地去，不論是哪一個角落，不論是在那一個部門，都能起極大的骨幹作用，而在全國凡是抗日救國運動展開的地方，便會有一二九運動所鍛鍊出來的青年學生的蹤跡。這種情形，不論是在抗戰與抗戰後，都是如此。數年來和抗戰來各地最活躍的青年人才，有許多就是北平一二九運動所供給的——這話說來並沒有過分；同時，沒有這種人才，那末抗日救國運動在各方面的展開，是難於想像的——這話說來也並沒有過分。大批活潑的，新鮮的，極富於朝氣的青年人才在民族中的出現——這就是民族大覺醒的標誌。

抗戰以來，對於在敵人後方進行堅苦的工作，發動大規模游擊戰爭和創造抗日根據地——這些事業上，平津學生具有極大的勞績，首先是一二九運動的產兒——民族解放先鋒隊在這些事業上，其勞績將永遠與民族共不朽。北平失守後，首先幫助趙侗組織起游擊隊在北平近郊游擊敵人的，正是北平學生——民族解放先鋒隊；魯西北抗日根據地，正是平津學生——民族解放先鋒隊幫助民族老英雄范築先先生所創造起來的；冀察晉邊區抗日根據地的創造，也大大地得到了平津學生的助力，一切在華北敵人後方的抗日根據地和抗日游擊隊，都有平津學生的細胞，這是青天白日的事實，平津學生呼籲抗日游擊戰，並在抗戰後言行一致地立在抗戰的最前綫，而這正是中華民族優秀子女最好的模範。我們相信在持久抗戰的過程中，平津學生將更鍛鍊出自己偉大的民族氣魄和能力，將更發出自己更揮

偉大的作用來。(下略)

四

有一個重大的歷史事實，是人們回憶一二九運動的時候，所不能忘記的，也無從忘記。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多年在華北國防前綫之艱苦的工作，以及中共八月宣言之偉大號召。塘沽協定以後中共黨人及其組織以及一切群眾愛國團體，曾受過親日派極殘酷的摧殘，許多熱血忠肝的中共黨人和愛國者爲之喪失自己的生命。然而在華北保留下來的中共黨人不會因爲可怕的民族恐怖而放棄自己關於保衛祖國和保衛華北的工作。中共黨人在那裡繼續自己組織，繼續努力，繼續奮鬥。一九三三年冬天，中共黨人在唐山鼓吹了帶有反日性質的罷工，一九三四年春夏之交，中共黨人在華北發動了廣大的民族武裝自衛運動，組織了許多民族武裝自衛會：在極艱苦的條件下，中共黨人主持了「民族戰旗」這刊物，向廣大民衆闡發了民族自救信心，呼籲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反對摧殘民族力量的恐怖：中共黨人創辦了油印的「實話報」，向廣大民衆分析了華北民族危機的深重，提出了「武裝保衛華北」和「挽救華北的淪亡」的口號。一九三五年何梅協定之後，中共黨人沒有從華北逃亡，相反，在華北的中共黨人因此更感到了自己責任的重大，更努力在民衆中準備保衛華北的運動和力量。正當何梅協定事變發生的當兒，中共在北平的組織受了很大的破壞，然而在何梅協定之後，中共黨人又迅速地把自己在北平的組織再建起來。何梅協定後不久，中國共產黨中央公佈了「爲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大家知道，這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偉大的文書之一，這個文書提出了民族獲救惟一可能的道路——抗日民族統一戰綫。這文書給全國同胞——不論何職業，不論何黨派——以極深刻的影響及感動，而在華北的中共

黨人立即把這黨中央所提出的路線轉化為實際，在各方面開始轉變自己的工作。在華北的中共黨人爲宣傳黨的主張，經過刻苦的努力，創辦了『華北烽火』這刊物，向廣大同胞呼籲進行『抗日民主的大聯合』，呼籲『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呼籲『聯共，聯俄，救中國』，隨時告訴了同胞關於華北和全民族形勢的新發展，揭穿了日寇的陰謀，提出了同胞必要的具體行動，指出了如何是抗戰必勝（這刊物在當時群眾中的威信，可以用另一種事實反証出來，就是：當時這些被破壞分子企圖破壞一二九運動，出版了一種刊物，爲着引人注意，竟然冒用了『華北烽火』的封面，以便招搖撞騙。『華北烽火』這個刊物，後來因爲環境的關係，陸續改進幾次名字：『中國人』，『長城』，『國防』，『人民之友』，一直刊到北平失守之後）。毫無疑問的，一二九運動的發並不是『自流』的，這運動是廣大羣衆對於中共八月宣言之公開的響應，而且也是中共黨人多年在華北刻苦努力的果實。

一二九那天，北平學生向當局提出來的是以下六條件：（一）反對所謂防共自治運動；（二）公開宣佈交涉經過；（三）不得任意捕人；（四）保障地方領土安全；（五）要求言論，集會，結社，出版自由。這六個要求基本上與中共八月宣言的精神完全一致。全國各地青年學生在運動中對於中共及中央的主張都表示了熱烈的同情。希望國共兩大政黨重新携手合作，挽救中國的危亡。所謂『聯共，聯俄，救中國』——這正是當時人民的心聲。爲什麼會這樣的結果？是『威脅』的結果嗎？是『利誘』的結果嗎？千萬個不是，而且也決對不可能。不用說廣大純潔而熱血的青年學生羣衆——這許多中華民族的精英，恰和奸漢們與腐敗分子相反，是不能被脅威利誘的。而且，多年來中共黨人除了在蘇區的以外，在全國大部分的各地方，都是被迫在地下極苦難地爲民族而工作，他們沒有武器，沒有

警察，他們如何能『威脅』全國廣大的成千成萬的青年，而使他們來服從自己？不！全國廣大青年，全國的人心，他們所以同情中共的主張，並不是由於被『威脅利誘』，而是由於中共的主張合乎真正的民意，是由於中共黨人堅苦卓絕的奮鬥是以爲民族的模範，是由於中共黨人在運動中真正地不顧生死而爲民前鋒。中國共產黨的力量，在全民族中是真正道德上的力量，他們政治上的號召之所以深入人心，不是依靠武器，而是在於使人『中心悅而誠服』也不是依賴什麼陰謀，而是在於公正坦白，大公無私，所謂『正大至剛』，就是中國共產黨真正的風度。

日寇用『防共』作爲『滅亡中國』的代名詞，這不是簡單的。這是表示出中國共產黨的存在與中華民族的存在之不可分，而有中國共產黨的存在，並與國民黨進行民族事業的合作，則日寇想滅亡中國就是不可能的。這是表示出中國共產黨是代表中國民族的浩然正氣，代表中國民族的靈魂，而只要中國民族的浩然正氣巍然長存，並感召到整個同胞，則日寇想滅亡中國也就是不可能的。

日寇製造『新自治運動』以求滅亡中國，而一二九運動却正是在反對新自治運動的旗下進行的。這種歷史的調度，正需要我們深刻而從中國歷史命運的全面來了解。（原載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出版解放週刊第五十八期）

一二九運動的回憶

楊君辰

一、一二九運動的前夜

一九三五年夏天，山海關城樓正面，那地著名的「天下第一關」的匾額，已經運往東京做了勝利品。城門洞口站着日本軍隊的步哨。從這裡一直到天津、北平，每一處鐵路車站或海港碼頭，都可看到一面太陽旗，插在那裡的派兵所上，招呼着源源開來的兵車和貨船。太陽旗附近一帶，都開闢了「走私」貨物的市場，擺滿東洋出產的人造絲，花洋布，顏色鮮艷的用品和玩具。無數浪人流氓開設着一間門面「洋行」，出賣大烟和料面。賭場和娼窩就像飯館茶社那樣的。土匪漢奸頭子做了保安隊長。天津的日本兵大白天在省政府門前小便，把門崗衛兵的步槍奪去。門前車站上擠滿了行李和旅客，像大水前慌忙搬開掏空穴居的白蟻那樣的一羣螞蟻，這是南下的國民黨軍隊和黨部人員的家屬。他們騰下位置給居留進來的日本和朝鮮僑民，任憑這些人到處開設白面房，「俱樂部」，販賣毒品和槍支，收買賊贓和拐來的婦女兒童，窩藏土匪流氓，組織漢奸特務。一個暑假回家的學生在宿舍粉牆上塗寫了臨別感言！「十載寒窗，考進清華，不料大好河山，將非我有；真是可嘆可恨！」暑假之後，學校一面開學，一面搬家，圖書儀器一天天的減少。連素不看報的學生，也開始關心時事了。我們看到的消息是，北平晨報登載，有自稱是河北民衆代表的幾個人，乘汽車到中南海居仁堂去請願，由軍委會北平分會代委員長的何應欽氏親自接見，他們提出「華北自治」的要求後，興辭而去。天津大公

報報導，一羣「市民」手拿黃紙小旗，有卡車機槍在後面護衛，排了隊由日租界出發，向省政府和公安局要求「華北自治」。在這同時，離北平城才三十里的通縣，掛起了五色旗，成立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國民政府委派的冀東區督察專員殷汝耕公然做了漢奸。隨即有「冀東號」飛機在北平上空散發「自治」傳單。這時候正如後來北平學聯所發的宣言上所講的一句話：「華北之大，已經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

二、一二九示威時的情景

北平西郊的兩個大學，比較城裡的學校，政治環境要好一些。十二月初，清華和燕大都召開了全體學生大會，通過了向政府請願的提案，要求保障領土完整，反對「防共自治」，停止內戰，外交公開，允許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並決定派代表到各校去聯絡。城裡許多學校也開了大會，選了代表。由各校組成的北平學聯，領導着這一行動。學聯決定十二月九號這一天全北平學生進行和平請願。西郊兩大學的同學清早乘大汽車進城，集合在幾個交通要道上，免得軍警阻礙城裡學校的學生走上大街。可是八號晚上，就知道校車都被公安局扣住了。九號清早，西郊大道上也集了攔路的軍警，燕大隊伍遭到了他們的追打，同學們從兩邊田野裡分散跑過來了，清華隊伍臨時改變路線，沿平綏鐵路走到了城邊。西直門在我們面前緊閉着，全副武裝的軍警站在城牆上，如臨大敵似的。千餘人站在寒風裡，等待着交涉進城，却一直沒有消息。聽說日本駐軍會經出阜成門打野操去，我們分一半人繞到阜成門，那裡城門也關着，又走到火車進城的西便門，城門也關着，想趁火車進城時跟進去，火車又

停開了。城門關了一整天。我們一半人沿着城牆走着，向城上的軍警揮淚講演，向路上人民悲憤哭訴，一路喊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國人民團結起來」的口號。另一半人站在西直門口，凍得大家直跺腳。黃昏時候，外國記者乘汽車繞道出城來訪問，告訴我們城裡學生集合了幾千人在新華門，向軍分會請願，何應欽預先躲到西山去了。請願後學生隊伍在大街上遊行，被警察保安隊用水龍大刀打散了，許多學生受了傷。我們更加憤怒了，代表們商量之後，由一位代表站在攔子上對大家說：「今天我們清楚看見統治者的面目了。我們不白白回去，一定要用更大的行動來回答他們。」

第二天，北平各報的消息都留下了一片空白，可是全中國全世界都知道這件事了。一位教授說，當他在王府井大街，看到這羣赤手空拳的青年，喊出幾年以來懸為重罪的聲音，這時他的眼淚止不住的流下來了。

全北平的學校一致罷課了。警察和密探就在學校周圍監視着。同學們出去宣傳，要分散成小股，迷惑牽掣着警察，然後跳牆抄小路跑到鄉村集鎮或是工廠區域裡去。我們管這叫做「游擊戰」。西郊清華園成了北平學聯的一個堡壘，校內救國會組織積極的同學擔任糾察隊，把守校門，巡邏各處。北平學運經過這裡和全國各地互通消息。救國會工作室之間架了許多臨時電話，樓下的印刷所忙着出版大批宣傳品，郵寄到全國各地。校內也不斷貼出各地紛紛響應的情報。十二月十六號是冀察政委會準備宣佈成立的一天。學聯通知舉行全北平學生的示威運動，並且佈置一部份城外同學作先遣隊，前一天就住在城裡，分別參加就近地區的隊伍。有些同學在這天晚上大喫大嚼一頓：他們知道，北平城裡的街道明天將成爲戰場，他們拚了把熱血灑在那裡。

這天早上，北平內城外城的城門，都在學生隊伍面前關上了，各學校的門口都有十來個大刀隊在把守着，不讓成群的學生自由出入。有的學校鎖上了大門，拉起了鐵柵欄。加了變崗的街道冷冷清清的，時而走過一隊隊巡查的軍警。在這樣嚴密警戒之下，學生三三五五溜了出來，在臨時指定的地方集合，把各學校的大旗小旗撐出來了。幾個三五百人的隊伍，沿着一定路線去匯合各學校的同學，他們一路的喊聲，就號召了被關在校內的學生。大隊在一個個學校門口停着，在鼓掌和歡迎聲中看見校內同學集合起來了，內外齊攻就衝破了軍警的封鎖。鎖了門的學校同學，由外面人扶着從牆上跳過來。隊伍越走越多了，西城的大隊，在東大宿舍集合，一路匯合了工院、平中、北師的隊伍。騎腳踏車的交通隊員來報告，前面街口已經堵滿了警察。大隊擠進胡同裡，想繞道出現到街上，就在胡同口遇見了密集的警察和士兵。他們一色的黑制服，用一式的駁完槍，扳開了保險機，把槍口朝着學生們的胸膛。隊伍緊湊的擁擠到前面來，雜亂的響着叫罵的聲音：「衝過去！」「你們不是中國人嗎？」「黑制服隊伍爲首的警官舉起兩手大聲喊：『同學們！我也是學校裡出來的，我也知道愛國。我奉了上面命令，你們衝過來就要開槍。這裡一定不放你們過去。你們要繞到旁邊胡同出去，我再來攔你們就不是中國人！』」領隊們商議一下，大隊就順着城根，走到阜成門大街上去。街的中間，幼稚師範的隊伍迎過來了，她們一面走着一面喊口號，排尾是幼師附小的女孩子們跑着跟着。大隊停下來等着她們，用掌聲喊響聲歡迎她們，看見這些孩子們冒着危險跑在布滿刀槍的大街中間，我們許多人聲淚齊下了。把女孩子們夾在隊伍中間，大隊又走上鏡湖、弘達、志成、女附中、中大一帶地方去，前面後方警察、保安隊、摩托自行車跟隨着。走到通向西單大街的巷口，隊伍停了下來，八個人一排互相緊扣

着臂膀，把女同學年幼的放在中間，一齊衝鋒似的跑到大街中心去了。街的兩頭都集結了黑色的武裝隊伍，大街上就被堵住了。學生們站在凍冰的街道上等候交涉結果，後面開過來裝滿穿着保安隊制服的兵士的載重汽車。他們拿着步槍大刀跳了下來，和街前面的警察一齊動手，殺進學生隊伍裡來。同學們紛亂向旁邊巷子裡奔跑，有的低聲告訴別人去到新華門口集合。這些同學除打傷和被捕的之外，都各自按着傳來的喊聲，和街上凝凍的血跡，撕碎的紙片，找上大隊去了。

城外的燕京、清華隊伍，在西邊門外那裡，用百十排起的臂膀衝斷了城門的鐵槓。東城大隊曾經奮勇搶下了水龍，嚇跑了警察。南城大隊曾經拋石頭奪木棍和警察們在街心巷戰，各方面的隊伍都匯合在前門外大街上了。幾千萬人齊聲吶喊。要求進城門時，警察阻擋不住就開了槍，學生們亂了一陣又聚集在街上。大家決定到北平下層民衆的熱鬧場所——天橋那裡，去開市民大會。會後又繼續遊行示威。城門處處圍着，城裡的同學歸路斷了。黃昏時候，大家在宣外大街上休息一下。要求軍警開城門，當局推託着拖延時間，到天黑了，才提出說要郊外的學校學生先回去，才答應開城。燕大、清華的隊伍在熱烈的喊聲歡送中，離開了鬪爭中的伙伴，完全想不到當局安排了一次大規模的毒刑。直到夜已初更，幾千人的疲憊隊伍，還被關在大街上凍着。然後突然街燈都滅了，兩邊胡同衝出無數拿着大刀の兵士，亂砍這羣又冷又餓的奔走了一天的青年。第二天當局還下命令，各醫院不許收容受傷的學生，又給行兇的軍警們每人一天發了一塊洋錢做犒勞。

三、南下宣傳與進京請願

罷課繼續下去，北平各院校當局奉命提前放了寒假。許多同學回家了。留校的同學發起組織進京請願團，徵求同志，每人騎一輛自行車，把簡單的行李放在車後面，沿路作宣傳工作到南京去。這樣出發了十男一女。清華救國會發動留校同學歡送他們，又佈置了寒假回家的同學們把救亡運動的消息帶到家鄉各地去。學聯在年前作了決定，組織平津學生南下宣傳隊。到平漢鐵路沿線的鄉村去宣傳。留在學校的一部分最積極熱情的同學報名參加了。

新年剛剛過去，這批大學中學的男女學生，像一羣旅行郊外的快樂青年那樣，成羣結隊離開了學校。爲了躲開警察們的眼睛，他們是在預先指定的鄉村鎮甸上集合的。他們一路唱着新學會的救亡歌曲，路過村鄉就分散去作宣傳訪問。夜晚住在村鎮學校裡，一個挨一個和衣睡在舖了稻草的地上。正是一年最冷的時候，可是一天到晚奔走呼號，冷也不覺得冷了。他們和鄉間那些寂寞而又熱情的小學教員極易相處，給那些實際工作中的青年們一些新的思想和責任。每天清早有人洗臉都不洗，吃了大餅油條鹹菜開水，圍巾上凝結着嗑氣的霜花，就走上了滿是浮土的大道。農民們開始是不了解這些「洋學生」的，以爲是來傳教的；因爲他們和老百姓用的不是一樣語言。會說本地話的，有宣傳才能的人被發現了，大家都跟他學習。從訪問談話裡，他們了解了農村中生活情形和租佃關係，使許多生長在飽暖豪華家庭的少爺小姐們，驚訝得睜大了眼睛。他們開始在訪問中注意調查，在會議上報告民間疾苦；人民的災難；過去的反抗，漸漸和民族的危亡一樣引起了他們的注意。

十來天後他們到了固安。縣城一連三天關着城門，城外的大車店裡住滿了陸續到來的宣傳團員。城裡簡易師範的校長和學生代表，夜裏跳城牆來慰問他們，告訴他們說縣署前天已經得到了從北平方

面的電報，說三百個共產黨員已來到固安，命令縣上戒嚴（這位校長後來被撤職失了業。抗戰以後聽說參加了根據地工作）。北平學生的三個團和天津的一個團，在這裏匯合一起開了一天會議，又休息了一天，大家交換工作經驗，討論宣傳內容，會上由學聯代表做時事和工作的概括報告，他最後引用雪萊的詩句說：「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

三天之後，他們帶着新的準備，又分路出發了。可是北平派來的便衣手槍隊也追上了他們，在涿州前的高碑店。他們被包圍起來，強迫當天晚上走到車站去宿店，他們堅持要軍警撤退到圍牆外面去，由大家開會決定答覆。在大家痛哭流涕揮淚的討論後，他們決定回北平去。可是下鄉宣傳的目的和組織絕不放棄，大家都舉手宣誓要永遠保持這個組織，直到目的實現那一天。在黑暗的夜間，他們聯着臂膀，爲的是不叫一個同伴被人抓去，他們在武裝監視之下走向車站。一路上像赴義的囚徒一樣，高喊着憤怒的口號。走過兵營的時候，他們向駐在當地的東北軍喊：「打回老家去！」在車站上的客店裏，他們一百多人坐在三間打通的大房子裏，夜間抗拒了企圖解散他們的特務隊伍，用木器和潑水打退了便衣手槍隊拿石塊和放火管試的幾次進攻。最後講妥大隊分成兩隊住在另外兩處店裏。他們度過了沒有睡眠的一夜，第二天清早就被押上了第一趟開往北平的火車。

留在北平校內的學生，列隊歡迎被押送回來的下鄉夥伴。迎接的人們熱烈鼓掌歡呼，許多人的臉上不覺的流下淚水。幾天之後，各校裏南下宣傳的同學都發起成立了救亡團體。清華裏的名稱是「救亡先鋒團」。這團體不久之後招待了進京請願回來的十一位同學。他們一路騎車向津浦路走去，其中一個女同學還是拖着病了的身體。他們到處喚起了當地青年的熱誠，受到熱烈的歡迎：一直走到了南

京。可是這個大城市裏，沒有一家旅館允許他們住宿，最後他們找到了國民大飯店，住在隔壁就是特務住的一個房間。在深夜裏，他們每人被兩個便衣挾着臂膀，從後門架出去裝進一輛大汽車裏去，連夜載到江邊的秘密監獄裏。第二天就被押上火車送回北平的道上去。這十一個同學回校之後組織了『車社』。『救亡先鋒團』和『車社』的青年學生，後來都是『民先』的基本隊員。在全國救亡運動中起了很大作用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就是從一二九運動中產生的。

（原載解放日報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九日）

朔風吹蕩中的吶喊

(北平通訊)

李 凌

(一)

不管紅尾飛機飛的那樣兇，不管十字路口密排着成隊的警察，在奴化氣息濃厚的北平城裡，每個份子依然還在死水中顫動着。

雖然這不是黃浦江邊，沒有高聳雲際的大烟囪，沒有機聲隆隆的工廠，可是在城裡和城外，到處是散佈着容納幾百人的校舍，住在裡面的份子，是慢慢的在這個高壓得透不過氣來的環境下，促成了一個堅強的動力。

天漆黑的，看不見一個活影子，只聽到唦唦的一個個爬出被窩來。朔風的絲纒打穿了黑夜的沈寂，虎拉虎拉的代替了號筒的驕司，雄壯而又嚴肅，把人們捲成了一團，奔向禮堂去，靜靜的坐着，當主席作了個簡短而有力的報告後，每一人的面孔上都堅起鮮明的標幟來。

『只有我們的血，可以打出我們的活路來！』大家在準備着出發，然而真實會出我們預想之外的。

『不好了！我們的周圍已給幾十個『武裝同志』包圍了，大門已緊緊的閉上，走不出去。』

和平的交涉和請求，自然是毫無結果，於是在『一面交涉一面想辦法的情況之下，一個個偷偷的從圍牆上爬出去，當警察們看到有些『異狀』時，他們才知道緊守着大門是無用了，可是爲了他們的命

令，依然在門前站着，雄糾糾的站着，雖然大門裡已經沒有了他們所要看守的人。

(二)

本來的計劃是要在新街口集合，可是爲了那裏已經有人被補，不能停脚，只有照第二步計劃到新華門去。

早晨，清冷，朔風刺面如刀割，路上碰到的，只有些三三兩兩的和我們的同樣的人，在我們的面孔上，都表現着慟慨激昂的神態，大家無語的向着目的地——新華門——跑去，到那裡一排一排的站着。

太陽已吐露了光芒，風依然在飄着，在各個人的圍巾上，領頭上掛滿了冰珠。寒氣襲人是絲毫無情的，不過：「冷，減煞不了大眾沸騰的熱血。」

人越聚越多，新華門前，已無一隙空地；於是我們聽到了響亮的口號：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打倒汗奸！」

「反對分割領土的自治運動！」

「……………」

悲壯激昂的口號，警醒了睡在被窩裡的官僚們，一面他們來向群眾們請求解散，一面在秘密的來加派街口的憲警，當由新華門裡出現了當局代表時，群眾們的視綫，馬上集中到他身上，我們提出了

具體的條件：

1. 反對秘密外交，公佈中日交涉經過。
 2. 反對領土破裂。
 3. 保障人民言論集會及愛國運動的自由。
 4. 立即停止任何內戰。
 5. 不再逮捕人民。
 6. 立即釋放請願被捕的學生。
- 這樣最低限度的要求，在他看來或許是事態重大，當然是不敢答應的。於是大眾們不得不照第三步計劃進行，來作遊行示威運動。

(三)

在新華門前擁擠着的人們，四個一排手挽手的緊拉着，在長安道上向西衝過去，紅綠的傳單在空中翻飛着。雖然經過西單牌樓武裝警察的打擊與威脅，可是在給衝散了的大眾，到西單商場北口，又嚴肅整齊的集合成長蛇般的陣線向前勇進了。

儘管在中途受幾次的強硬的壓制，儘管敵人們的荷槍實彈的汽車隊在大隊面前示威，然而，參加的人們越發加多起來，如海潮澎湃，如萬馬奔騰，這成千的人們，由護國寺向東轉了灣，到達了輔仁大學——這有名的修道院。

古色古香神父型的老教授在講壇上咕嚕着！可是講壇下的聽衆，不約而同的向窗外招着手，他們放下了聖經，離開了坐凳，蜂擁的參加大隊裡去，其中還有幾位西籍的學生，當然他們是熱烈的表示着同情。

大隊在悲壯的嚴肅的前進着，高鼻子的外國記者，緊跟着大隊同樣不肯放鬆了脚步，他們不時的拿出照像機來攝取一刹那的景像。從九一八以後，在灰色的古城裡，像這樣的運動，在他們的眼裡，還還是第一次。

冷風依然在刺骨的吹着，從早晨到午上，從午上到傍晚大眾們不停的急運的走着喊着，他們的勇敢，他們的熱血，吃飽了他們的肚子，在快到王府井大街南口時，太陽已快近地平綫了。傍晚的斜陽，放射着閃爍的光輝。

(四)

在所謂「和平制止」命令之下，當前的人們，開始的感到水龍的阻礙，冰冷的水急劇的射到面孔上和衣服上，憲兵警察站滿了整個的街頭，當用水掃射不會發生什麼效力時，於是皮鞭，短棒。大刀柄，刺刀，開始的在人們的面孔，頸項，胸膛，脊背，四肢上亂打起來。

沸騰的心房，流出鮮紅的熱血！

前面的人們，在挨着打，流着血，在閃閃的刀光劍影下，我們聽見了火山崩發的怒號！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打倒漢奸！」

「爭取民族解放完全自由！」

「……………」

晚風從街頭掠過，大隊的武裝警察在路口來往的巡視着，地上可以看到遺留着滴滴的血痕，大眾的熱氣隨着北國的烈風，依然的在天空中吹蕩着。

一九三九，十二，十，北平，

（載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出版大眾生活一卷六期）

上海文化界響應一二·九運動宣言

國難日亟，東北四省淪亡之後，華北五省又在朝不保夕的危機之下了！『以土事敵，土不盡，敵不饜。』在這生死存亡間不容髮的關頭，負着指導社會使命的文化界，再也不能苟且偷安，而應當立刻奮起，站在民衆的前面而領導救國運動！華北教育界『最後一課』的決心，是值得讚佩的。華北青年熱烈的救國運動，尤其引起我們十二萬分的同情。因爲華北事件的教訓，我們應該更進一步的覺悟！與其到了敵人刀口放在我們的項頸的時候，再下最大的決心，毋寧早日奮起，更有效的保存民族元氣，爭取民族解放。

四年餘的事實告訴我們：敵人對中國的侵略決不是少數人的盲動和野心，而是帝國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積重難返的經濟恐慌和赤字財政造成了他積極侵略的大陸政策。假如到了今日還有人想用妥協，提攜，親善，甚至游說的方式，希求敵人的覺悟，那真是與虎謀皮了！

爭取民族的解放，不單是中國人民的天經地義，而是任何被壓迫民族的天經地義。敵人的壓迫愈嚴重，中國人民對民族解放的要求亦愈高漲。盡量的組織民衆，一心一德的拿鐵和血與敵人作殊死戰，中國人民的唯一出路。這樣的一個神聖戰爭，世界上凡有理性的人，都會給我以深切的同情。一切苟且因循的政策，都只有分散民族戰線，使敵人逐步的消滅我們，因此，我們主張：

一，堅持領土和主權的完整，否認一切有損領土主權的條約和協定；

- 二，堅決反對在中國領土內以任何名義成立由外力策動的特殊行政組織；
 - 三，堅決否認以地方事件解決東北問題和華北問題——這是整個中國的領土主權問題；
 - 四，要求即日出兵討伐冀東及東北偽組織；
 - 五，要求用全國的兵力財力反對敵人的侵略；
 - 六，嚴懲一切賣國賊並抄沒其財產；
 - 七，要求人民結社集會言論出版之自由；
 - 八，全國民衆立刻自動組織起來，採取有效的手段，貫徹我們的救國主張。
- 馬相伯，沈鈞儒，陶行知，鄒韜奮等三百餘人（載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出版「大眾生活」）

第一卷第六期）

上海十四法團通電

(一) 致電南京：——爲今之計，對於祖國叛逆，應迅行殲伐，對冀察自治應依然制止，對於正當之愛國運動應給與維護，庶奸妄不敢効尤，國力不致分裂，否則從賊者獲無形之賞，愛國者受有形之罰，賞罰倒置，政府縱無誤國之心，將何以辯誤國之過耶？

(二) 致宗哲元電：——警報傳載，謂公已移忠勇殺敵之刀鋒，轉向赤誠愛國之學生，是則昔日可祀守土之功勳，不獨將失其價值，人或疑公特爲求榮之工具矣！留芳遺臭公能自擇，本不必勞他人之貴憂，唯爲愛公故，不敢不言。

(學生救國運動第二集，救國出版社)

馬相伯致復旦學生會書

馬相伯致復旦學生會書

日來諸君爲國難而馳驅，餐風露宿，不遑寧處，余聞而大慰，……今日亡國現象，其根源首在人民之懦弱，試看其他文明國家，有此等情形否，請諸君深長思之。爲諸君計，與其呼籲政府，莫如開導人民，狗頭巷尾，茶寮酒肆，皆諸君爲國宜勞之處也，務使彼等瞭然於自身之力量與責任之所在，執戈而起，戮力前驅。

十二月二十七日馬相伯啓（同上）

學生救亡運動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出版大眾生活一卷六期星期評論)

北平各大學和中學的數千學生，鑒於亡國慘痛的危迫，於本月九日舉行請願和示威遊行，在軍警嚴厲威脅之下，全天在寒風凜冽飢渴交困中冒險進行，雖經水龍衝擊，皮鞭亂打，大刀亂揮，不能阻擋他們的大無畏犧牲精神。本月十六日北平學生五千餘人又作更英勇壯烈的示威運動，軍警用武力壓迫，手槍亂放，大刀直衝，學生仍然從容鎮靜，受傷被捕的數十人。這至少使全世界知道中國大眾並不是甘心做奴隸；至少使全世界知道投降屈辱，毫不知耻，並不是出於中國大眾的意思。這是中國民族解放鬪爭的序幕，這是中國大眾為民族生存不怕任何犧牲的先聲，我們在民族解放鬪爭大旗的下面，滿腔熱誠，萬分悲憤，遙對北方，向參加救亡運動的男女同胞們致最懇摯的革命敬禮！

我們覺得這個運動的最大的意義：是久在高度壓迫下的鬱積苦悶悲痛憤怒的全國大眾對於民族解放的鬪爭情緒，好像久被抑制的火山，在這裡迸裂噴放怒號一下。換句話說，這決不是僅僅北平一個地方，僅僅北平數千的熱血青年對於國事的態度，這個運動實在是足以代表全國大眾對於救亡的堅決的意志之一種强有力的表現。關於這個重要的意義，只要看全國各地學生的洶湧的響應，全國各界的熱烈的同情，便是鐵一般的事實的佐証，參加救亡運動的男女青年同胞們！你們的呼聲是全國大眾心坎裡所要大聲疾呼的呼號聲！你們的憤怒的表現，是全國大眾所要表現的憤怒！你們緊挽着臂膊衝過大刀槍刺的英勇行爲，是全國大眾所要灑熱血拋頭顱為民族解放犧牲一切的象徵！記者為民族解放的

前途對你們這先鋒隊頂禮膜拜，致最誠學的無上奇禮！

有人估量學生救亡運動的價值，認爲學生們喊口號，提要求，文電紛飛，示威激昂，對於民族解放似乎沒有多大實際的効力。其實這種見解是犯着很大的錯誤。民族解放最後的成功是要靠全國大眾的全盤努力，僅把一部份的工作抽出來，作孤單的隔離的估量，那便犯了機械看法的錯誤。在鬪爭裡面軍事的鬪爭可算是最直接最實際的了，但是民族解放鬪爭的軍事抗戰要有成効，也必要和大眾聯合成爲一條線，也不是和大眾脫離着關係而能孤獨成功的。凡是「犯大眾的民族意識的政府和軍隊，絕對是終於要走上自殺之路，原因也在這裡，充滿着一腦袋帝國主義野心的『黑衫宰相』好像要立刻吞下去的阿比西尼亞，所以能打和現在還不屈服的原因，也在這裡。民眾運動在民族解放鬪爭中佔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學生救亡運動却在民眾運動佔着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尤其是在民眾運動消沈的時候，學生救亡運動是大範圍的民眾運動的酵母，是大範圍的民眾運動的先驅。牠的重要是在全國大眾的全盤的努力裏面有着一種非常有意義的推動功用，倘若其他方面袖手旁觀，把學生救亡運動這方面抽出來作孤獨的隔離的估量；這個態度如果是出於無意識的，那是在知識上犯着太幼稚的毛病；如果出於有意識的，那就心術不堪問，萬死有餘辜的了！明白了這一點，凡是確以民族解放鬪爭爲前提的人們，對學生救亡運動不應該作無理性的輕視的極批評，只有共同的擎起民族解放鬪爭的大旗以血誠擁護學生救亡運動，推動全國大眾的全盤的努力奮鬥！

有些人在這樣危迫的時候，對於學生救亡運動，似乎還不能領會或不願領會上面所提出的兩個重要意義，却『苦心孤詣』勸學生『安心向學』，做學生的當然希望能夠『安心向學』，我們當然也希望學生

能够「安心向學」，但是今天失一地，明天去一省；今天這裡「自治」，明天那裡「進犯」，「友邦」的軍隊橫行示威，「友邦」的軍用飛機輒輒頭上；漢奸得到實際的保障，愛國青年却受着無理的摧殘！這樣實際的客觀環境怎樣能使青年「安心」？所以這不是贊成或反對「安心向學」的問題，却是要請那些板起面孔拿着這句空話塞責的名流學者大人先生們回答這個事實上的問題。（下略）

一一一、九運動前後中國

兩條路線鬪爭的大事紀要

一、國民黨賣國地產紀要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日外務省情報部長天羽發表獨佔中國之「四一七」聲明。該聲明主旨在說明：日本是東亞的主人，是中國的保護者，任何國家不能染指中國，中國更不能與日本以外的任何國家發生關係。

十九日，南京政府對天羽聲明也發表聲明謂：「中國……從無心中傷他國之意，更無亂東亞和平之念。」「中國與他國合作，不論其爲借款或技術援助，均限於不屬政治之事項。」

五月十四日，殷汝耕、殷同等賣國能手代表蔣汪與日代表太田在榆關開會，議決華北與僞滿六月一日通軍通郵，這是實際上承認了「滿洲國」。

六月九日，南京政府公佈「圖書雜誌審查辦法」，規定一切出版物付印前須先經審委會審查刪改。積極箝制言論。

七月，蔣介石以其部下軍官紛々要求抗日，便在廬山軍官訓練團講「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發抒其三日亡國論謂「日寇只要發一個號令，真是只要三天之內，就完全可以把我們中國要害之區都佔領下來，滅亡我們中國」。

十一月十三日，申報主筆史量才在滬杭公路爲國民黨特務暗殺。因申報在九一八後，曾迭次駁斥蔣汪輩不抵抗政策。

一九三五年

二月一日，蔣介石發表談話，響應廣田于一月二日在日本第六十七屆議會發表之「中日親善」「經濟提携」的演說。

二日，國民黨代表秦德純與日代表在大灘會議，訂「大灘條約」。規定察東各地中國不得駐兵，劃爲非武裝區。

十三日，南京政府爲「調整」中日關係的順利進行，下令「取締排日」。

廿日，蔣又派王寵惠赴日，交換「親善」意見。

五月廿九日天津日駐軍藉口中國當局援助東北義勇軍孫永勤部向北平軍分會提出苛刻要求，並由關外調集大軍入關，聲言如不接受日軍要求則採取自由行動。

卅一日，南京電令何應欽與日方談判，「妥善辦理。」

六月四日；日駐軍司令梅津與何應欽談判，九日秘密簽訂了賣國的「何梅協定」，其內容爲：（一）取消河北省及北平天津國民黨部。（二）撤退駐河北省的東北軍及中央軍關麟徵、黃傑與憲兵第三團等部隊。（三）撤消北省主席于學忠及平津兩市長職。（四）撤消北平軍分會政訓處。（五）取消河北省「反日活動」。

五日；關東軍代表土肥原藉口察哈爾張北中國地方軍隊拘留日本特務人員事，向察省主席宋哲元

要脅，並派飛機飛平示威。七日，南京政府又屈服允諾日人要求將宋哲元撤職。

七日，日方以「新生」二卷十五期刊載「閒話皇帝」一文，認爲有辱「天皇」，向南京政府提出嚴重抗議，要求「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向日謝罪」「派親日作家檢查圖書」「禁止侮辱滿洲國」「處新生作者編者徒刑」等，南京政府一一允諾。訓令上海市府向日道歉撤換滬公安局長職，取消圖書審查委員會，封閉新生週刊。

十日，國民政府下「敦睦友邦令」：「凡以文字圖畫或演說爲反日宣傳者，均處以妨害邦交罪。」七月，新生主編杜重遠被捕，十日判決處徒刑十四個月。七日國民黨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聯名發令：「此次新生記事，確有不敬之處，殊屬妨礙邦交，以後國民須尊重皇家之尊嚴，嚴禁同類之記事，違者嚴懲不貸。」鎮壓一切抗日運動。

九月十日，蔣介石作「中日關係的回轉」一文，有曰：「……在東亞和平的大理想之下，考慮日本利益，作相當的妥協讓步，不一定不可。」云。

十月廿二日，日寇指使香河漢奸。暴動佔據縣城。

十一月一日，北平軍分會下令取締一切抗日團體。

七日，日寇特務頭子土肥原、松井輩分赴北平、濟南、保定等處活動，威脅地方當局，收買漢奸策動偽自治運動，並策動宋哲元聯合華北五省脫離南京政府。

廿五日，日寇策動冀東區行政專員殷汝耕在通縣組織「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自稱冀東自治政府長官。

廿六日，南京政府下令撤消北平軍分會，又令設立「黨察政務委員會」，以宋哲元，王揖唐，王克敏等爲委員。開始黨察政權的變相自治，蔣甘心將黨察兩省置於中國行政區域之外，將主權拍賣給日寇。

十二月九日，北平學生抗議黨察政委會成立以及反對國民黨無盡止的出賣中國主權，舉行大示威遊行，被宋哲元武裝屠殺，死傷數百。

十六日，北平學生爲抗議宋哲元屠殺學生再舉行大示威，但宋哲元加派軍警，再次對學生屠殺；傷亡甚衆，慘不忍睹。

十九日，陳儀偕廈門市長王固磐，竟恬不知恥，乘逸仙艦赴台灣慶祝日寇佔領台灣四十年大典。

廿二日，上海國民黨禁止學生開會遊行。

一九三六年

一月四日，福建省府出賣安溪鑛產與日人，委趙修晉司其事。據趙談：事前均得蔣介石及鐵道實業各部核准。

五日，蔣介石手令平津各學校放假，強迫學生離校。

廿一日，日外相廣田在參院演說對華三原則：（一）中國取締一切排日運動，（二）樹立中日「滿」經濟合作，（三）中日「滿」共同防共。南京外交界表示：「雖未接受，但亦不拒絕。」

二月廿日，南京政府頒佈「維持治安緊急治罪法」，明文規定軍警有槍殺抗日群眾，逮捕救國份子，解散救亡團體，封閉救亡言論之「合法」行爲。

廿一日，蔣介石，何應欽，王世杰電平津當局，謂學生運動爲「共黨暗中操縱」，令飭鎮壓。平津當局奉命後，即派大批密探，分赴各校秘密調查，分頭逮捕，計被捕者達一〇九人。

廿七日，中日駐日參事丁紹級奉南京政府命令，正式向日提議在南京召開中日談判會議，「促進中日提攜」。有田乃於六日抵南京。

三月八日，冀察政委會陳中孚與日軍司令多田商談「防共」問題，決定派廿九軍得力部隊在冀察晉交界地，扼險備防，防堵紅軍東上抗日。

濟南警察包圍山東大學，捕學生多人。

十六日至十九日爲張群與有田進行賣國談判之日。雙方公告稱「雙方見解雖未能全部一致，但有裨於彼北意見之疏通」云。

廿二日，日寇曠使德王以察北蒙旗爲根據地，成立「偽蒙古自治軍政府」。

廿四日，上海復旦大學救國會七人被捕。

五月五日，南京政府公佈所謂「憲法草案」，企圖製造其一黨專制獨裁的合法根據。

六日，冀察政務委員會與日訂立「華北防共協定」。以協定是秘密的，據英自通訊社透露有如下內容：中央軍不得開入冀察「剿共」，兩省關於「剿共」軍事應請日軍協助，日軍駐紮華北鐵路沿線，華北中國軍隊聘請日人爲軍事及政治顧問等。

十四日，日寇要求南京政府簽訂「中日防共協定」，張群于廿五日在外交部紀念週發表演說謂：「共匪之侵擾，日本常引爲關心之事」，「中國政府處於任何形勢之下，決不須更放棄剿共政策」，

「現在大部份共匪已告肅清」，請求日本「稍假時日，必可完全消滅」，並望日本共同努力，確保東亞之和平。」

七月十三日，兩廣當局於六月初通電標榜「抗日救國」，蔣介石在十日開幕之國民黨二中全會上針對此事發表演講稱：自從九一八以來，中央一貫的方針就是「安內攘外」四個字。「我們要有整飭綱紀維持統一的決心和勇氣，負起責來，彌亂定變，決不能因外患之嚴重而放棄平定內亂之工作。決不可顧慮外患之壓迫，就聽少數人破壞紀律，自由行動。蔣力主對兩廣武力對付，當時戰爭已箭在弦上。

八月十六日，國民政府重申「睦隣令」。

十月十九日，廿六日，張群與川越繼續賣國談判，以日方要求苛刻，仍無結果。

廿二日，蔣介石山京飛陝主持「剿共」。

廿九日，蔣對記者發表談話謂：共產黨「無論其標榜若何，政府決貫徹戡亂方針」。又以西北軍及東北軍將士多傾向抗日，調蔣鼎文率中央軍入陝監視張學良楊虎城行動。

十一月，日偽軍進犯綏東，傳作義在全國人民抗日要求與嚴厲推動下奮起抵抗。蔣介石則畏首畏尾，對以日寇爲背景的偽蒙軍侵綏陰謀所引起的綏遠抗戰始終不予增援。

廿三日，綏戰聲中，上海全國各界救國會領袖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王造時，李公樸，沙千里，史良等七人竟被國民黨逮捕。國民黨以彼等主張抗日救國，遂認爲他們「共同以危害民國爲目的，而組織團體，並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依刑法第十一條第廿八條，係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六條之罪」，而加拘捕治罪。

十二月四日，蔣介石在西安對張揚表示：「無論如何，此時須討伐共產黨，如果反對這個命令，中央不能不給以相當的處置。」

十日，蔣在西安省黨部向東北軍西北軍訓話謂：「我們最近的敵人是共產黨，日本是離我們很遠，如果遠近不分，便是前後倒置，便不是革命。」

十二日，西安發生變故，南京政府竟下令免去張學良本兼各職，痛罵主張抗日救國的張學良爲「叛國」，「劫持統帥，妄作主張」，「行同匪寇……實際違法蕩紀」云。

十六日，南京政府下令「討伐」張學良，以何應欽爲討逆軍總司令，以劉峙和顧祝同爲逆軍東西兩路集團軍總司令，率大軍向西安進逼。

廿二日，親日派頭子汪精衛被南京電召，自法西斯意大利熱那亞啓程返國。

廿五日，由於蔣介石在全國人民壓力下以及在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利益爲重的和平調解下接受了抗日條件，被釋，由張學良親自陪同臨陝飛洛，廿六日到京，蔣竟背信扣留張學良。

二、共產黨及人民抗日民主的主張與行動

一九三四年

四月廿日，毛澤東同志對天羽聲明發表談話，指出此爲「日本帝國主義強佔全中國的最明顯的表示。」聲明「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代表工農勞苦群眾與工農紅軍，堅決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獨佔中國的企圖。」

廿日，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李杜，李達等一七七九人共同簽名發表「中華人民對日作戰基本綱領」：（一）全體海陸空軍總動員對日作戰；（二）全體人民總動員；（三）全體人民總武裝；（四）立刻設法解決抗日軍費；（五）成立工農兵學商代表選出的全中國武裝自衛委員會；（六）聯合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切敵人。同時成立「中華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總會設于上海，全國各地及海外南洋紛紛成立分會，簽名入會會員達卅萬人。

五月十七日，東北民衆成立「東北抗日救國總會」及「東北人民革命軍」，提出抗日，救國，討蔣三個口號，積極進行對日武裝鬭爭。

七月十五日，中華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表「北上抗日宣言」謂「中華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決不能坐視中華民族的淪亡於日本帝國主義，決不能讓全中國爲國民黨奸漢賣國賊所拍賣乾淨……不辭一切艱難，以最大決心，派遣抗日遺先隊，北上抗日。」遣紅軍第七，十兩軍團爲北上先遣隊，以方志敏，尋淮洲爲正副司令，由贛轉闖北上，蔣介石派大軍堵截。

十月，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抵浦城過安徽，蔣以重兵四面包圍，尋淮洲壯烈戰死。

十六日，江西紅軍主力西行，轉道北上抗日。

一九三五年

一月，北上抗日紅軍先遣軍在皖南被國民黨七倍兵力包圍，廿四日，方志敏同志被俘，後慷慨就義。二月十八日，各地報紙反對「中日提携」，申報社論有云：「國民黨應覺悟……中國只有在經濟上採用自力更生政策，外交上採用民族利益至上主義。」

八月一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根據當時危急局勢（日寇步步進逼，國民黨政府步步退讓，亡國滅種大禍迫在每個中國人眉尖），發表「爲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號召停止內戰，全國人民不分黨派，性別，民族，職業，團體等聯合起來爲祖國生命，民族生存，國家獨立，領土完整及人權自由而戰，這就是「八一五宣言」。

十一月一日，國民黨六中全會在南京開幕，主持實國外交，堅主「剿共」之親日派頭子汪精衛遇刺受傷。

十一月五日，國民黨六中全會於一日在南京開幕，平學津生致電要求開放言論，集會自由，禁止非法捕殺青年。清華等十餘校通電，各地輿論界呼籲救亡。

十三日，中共中央發表「爲日本帝國主義吞併華北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指出以蔣介石爲罪魁首禍的國民黨政府，泰然不以爲耻的答應了日本的要求，輕輕把整個華北，整個中國出賣了！這是中華民族的奇耻大辱！

廿八日，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軍委會又發佈「抗日救國宣言」，再一次號召全國一切願意抗日者團結起來，組織抗日聯軍與國防政府，並提出十大領綱。

十二月九日，北平學生因爲日寇加緊進攻，南京政府一再對日屈辱妥協。爲反對所謂防共自治，停止一切內戰等要求，整隊遊行示威。途中爲宋哲元部包圍襲擊，死傷五百餘人，捕捉學生無數，造成有名的一二九運動。逮捕學生領袖十八人。

十一日，杭州學生舉行大示威，響應一二九運動。

十二日，廣州學生熱烈響應北平一二九學生救亡運動舉行大示威。

十六日，爲了回答宋哲元的鎮壓，北平學生兩萬餘人，市民數萬人不屈不撓舉行更大規模示威。在冲破軍警的包圍後，午間齊到天橋集合，當即舉行露天大會，通過（一）誓死反對防共自治的偽組織；（二）要求宋哲元立即釋放先後捕去的同學，賠償死傷損失並懲兇……；（三）不得禁止學生運動及恢復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公民自由權等決議。會後即舉行示威遊行，但宋哲元等早已動員全城軍警，並加派武裝軍隊兩團向學生襲擊，宋且下令對學生可以自由行動。隊伍行至二區警署時，軍隊即行開槍，刀棍交加，傷亡重大，慘酷之情，較之一二九，有過之無不及。

十八日，南京，南寧，天津等地學生紛起響應，舉行示威遊行。

上海文化界發表響應一二九運動。

上海各界救國會宣告成立。

廿日，上海，武漢，長沙，保定，開封，安慶，徐州等處學生均舉行示威遊行，反對國民黨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同日，婦救會，職救會，工救會，國難教育社相繼成立。

廿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即瓦察堡會議），討論了民族統一戰線，抗日聯軍及國防政府問題，通過「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即十二月決議）。

一九三六年

一月二日，平津學生聯合會組織南下宣傳團，北平隊住蘆溝橋，長辛店，良鄉，天津隊經過北倉

楊村，安次，然後到固定會合。沿途於民衆間傳播抗日救國的種子。平津當局多方破壞壓迫，地方政府故意留難，或以軍用鐵甲車押回，或閉城不給入內，但學生不屈不撓，終能完成宣傳任務，該團在保定時，感到有進一步團結之必要，遂通過成立「民族解放先鋒隊」，普及於全國各地以至海外南洋。

七日起，上海，天津各日人紗廠中國工人紛紛罷工。

十三日，廣州學生反日遊行，被國民黨指使特務流氓擊斃學生一人，傷者逾百。

廿五日，中國紅軍將領致書東北軍全體將士，希望共同協商，聯合抗日。

十七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爲實現抗日，遣軍渡河東征，發佈「東征宣言」，

三月三十一日，北平學生示威，反對日人在華增兵，逮捕學生三十餘人。

五月五日，中國人民紅軍發佈「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以蔣介石派大軍阻攔抗日去路，倘與之決戰，必爲中國國防力量的損失，而爲日本帝國主義所稱快，故雖在山西取得了許多勝利，仍將人民抗日先鋒軍撤回黃河西岸，「以此行動，向……全國人民表示誠意，我們願意在一個月內與所有一切進攻抗日紅軍的隊伍，停戰議和，以達到停戰抗日的目的。」

五月廿一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於上海，發表宣言，建議：「（一）各黨各派立即停止軍事衝突，（二）各黨各派立即釋放政治犯，（三）各黨各派立即派遣正式代表，人民救國陣線願爲介紹，進行談判，以便製定共同救國綱領，建立一個統一的抗敵政權……」等五項，通過「抗日救國初步政治綱領」，在政治，外交，教育，財經，民族各方面提了許多具體意見。得到國內外廣泛的擁護

廿八日，由於日寇不斷增兵華北，且公然將天津駐屯軍改爲華北駐屯軍，蔣介石毫不表示態度，天津青年學生爲反對日寇的增兵華北，本日舉行大示威，吸引了萬餘羣衆參加。使得宋哲元輩也屈服於青年學生的勇敢，採取放任態度，並對日要求彈壓時答稱：「學生運動沒有越軌，不便取締。」

六月四日，廣州民衆兩萬餘人召開反對日寇增兵華北大會，並向「西南政務委員會」及第一集團軍總部請願。要求西南政委會轉國民政府即日取消一切喪權辱國的對日協定，要求第一集團軍總部迅速出兵抗日。兩廣當局遂於六日及九日發抗日通電及動員宣言，並進兵湖南。

十一日至廿一日，平津學生首先響應西南方面的抗日，決議遊行示威。十三日，各校雖被軍警包圍監視，但大部學生均跳牆出校，召開市民大會，參與者萬餘人，通過抗日決議多條，會後示威遊行，爲軍警衝擊，學生則高呼「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歡迎憲警參加」等口號，軍警頗受感動。

上海方面，各界人士三千餘人在救國會領導下，紛紛北站出發，要求軍輛到南京請願，遭多方留難未果行，乃放棄請願計劃，改爲遊行示威。沿途高呼抗日口號，並發電響應西南抗日宣言。

南京學生在軍警攔阻下也舉行到日領事館的示威運動。

七月十五日，全國各界救國會領袖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發表「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呼籲國共兩黨停止內戰，一致對外。

十六日，毛澤東同志對美記者斯諾談話，一般地估計了中日戰爭的形勢，提出了爭取勝利的各種方針，指出中國戰勝並消滅日本帝國主義的實力要有三個條件，「三個條件中，中國人民的大聯合是

主要的」。並說明「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一樣，決抗戰到底，不容許日本保留中國的寸土」。

八月廿五日，中國中央致書國民黨，呼籲集中全力一致對外，提出國共各派代表談判，以實現國共合作。

廿七日，成都民衆反對日人在蓉設領事館，毆斃日人兩名。

九月三日，廣東北海日僑中野被殺斃命。

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爲了團結一切抗日力量來保障中國領土完整和預防中國人民遭受亡國滅種的慘禍，爲了「保障抗日戰爭的普遍發動與澈底勝利」，「宣佈積極贊助民主共和國運動」。

十九日，漢口日警吉岡被擊殞命。

二十三日，上海日水兵中山秀雄遭人狙斃。

十月二十六日，蔣介石親自入陝「剿共」，紅軍將領致書蔣介石及西北將領謂：「國勢垂危，不容再有箕豆之爭」，希望蔣「懸崖勒馬，立即停止進攻紅軍」，一致抗日。

十一月九日，上海各紗廠舉行反日總同盟大罷工，參加者共計二十六廠，四萬五千餘人。青島所有的日紗廠工人也紛起響應。上海各界救國會組織罷工後援會募集款項，接濟工人，結果上海工人獲得勝利，青島方面引起了日海軍的武裝干涉。

十一日，日本軍閥爲威脅南京政府使其迅速接受川樾之亡國要求起見，唆使漢奸德王，李守信，王英輩率部三四萬人進犯綏東，綏遠駐軍傅作義等部在全國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高潮推動下，乃率部

奮起抵抗。全國人民舉行了廣泛的援綏運動，從城市到鄉村，從工人學生到販夫走卒，都盡其所能爲綏遠守軍作聲援，甚至有毀家或自殺而以全部私產援助前線的。

十二月一日，毛澤東，朱德兩同志致書蔣介石謂：「吾人敢以至誠，再一次請求先生當機立斷，充許吾人之救國要求，化敵爲友，共同抗日。……此實全國民族之唯一出路也。」

九日，西安學生舉行一二九週年紀念遊行，要求援綏抗戰，蔣竟下令軍警開槍彈壓。

十二日，張學良的東北軍與楊虎城的西北軍以屢次向蔣要求抗日不果，且處處受中央軍壓迫「剿共」，忍無可忍，遂實行兵諫，解決了蔣之駐在地（臨潼）的衛隊後挾蔣入城。翌日，發佈通電，提出八項主張：（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負責救國（二）停止一切內戰；（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四）釋放一切政治犯；（五）開放民衆愛國運動；（六）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確實遵守總理遺囑；（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同日，北平學生舉行示威遊行，要求南京政府援綏抗戰及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七君子，並紀念一二九週年。

十五日，中國紅軍將領致電國民黨，盼「立下決心，接受張楊之主張，停止正在發動之內戰」。中共代表周恩來抵西安從事和平調解。

十九日，中共中央爲全民族利益堅決反對內戰，發佈「和平通電」，提出和平解決的具體辦法，主張召開和平會議。

廿四日，在全中國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壓力下，以及在中國共產黨大力調解

下，蔣介石接受抗日條件，担保內戰不再發生，次日被釋，由張學良陪同離陝飛洛。廿六日到京。

五、一二·九運動十一週年紀念口號

紀念一二九爭取民主自由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

紀念一二九爭取全國和平，粉碎蔣介石一切進攻。

紀念一二九爭取民族獨立，反對蔣介石出賣中國。

紀念一二九反對國民黨殘殺青年。

反對國民黨的奴化與黨化教育。

反對國民黨一黨包辦的「國民大會」。

東北青年緊急動員起來！積極參加人民的翻身運動。

東北青年行動起來！繼續與發揚一二九的光榮傳統。

繼續一二九的歷史任務為爭取民族生存國家獨立人權自由而鬪爭。

繼續一二九前輩青年的英勇奮鬥精神。

紀念一二九要全力支援前綫爭取自衛戰爭的早日勝利，

紀念一二九青年要建立正確的革命人生觀社會觀。

紀念一二九青年要把一切腐朽落後的思想打掃乾淨。

紀念一二九中國人民勝利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佳木斯一二九運動十一週年紀念籌備委員會



南北通商